

中国专业作家
小说典藏文库



警校生

王鸿达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专业作家
小说典藏文库



警校生

王鸿达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警校生 / 王鸿达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9.3

(中国专业作家小说典藏文库·王鸿达卷)

ISBN 978 - 7 - 5205 - 0892 - 6

I. ①警…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70316 号

责任编辑: 马合省 薛未未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 69 号院 邮编: 100142

电 话: 010 - 81136606 81136602 81136603 (发行部)

传 真: 010 - 81136655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18 字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8.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中国专业作家
小说典藏文库



1

又该到我去取信件、报纸的时间了。

自从班长发现了我有读报的习惯后，就把这份“殊荣”分配给了我。从我们住的灰色宿舍楼到学校门口那间红砖房收发室，步行需要七八分钟，我必须在午休时间前走进那间收发室里，否则那个爱睡午觉的收发员任我怎么叫门也不会给我开门了。而提前走到那里时，他往往还没有把当天新到的报纸、信件分发完。我要傻傻地站在那里等上半天。

今天是周末。学校规定新生的信件每周末才允许取一次。据说（不知哪个家伙想出的主意）这样做是为了能使新生在军训期间不分心。想想看，他们还把我们当成中学生呀。入学以来，学校这些莫名其妙的规定早已让我们感到了厌倦。学校的校规就是让每个人都对我们新生拥有权力，包括那个小小的收发员。我曾经偷偷买过一盒烟塞进他的口袋里，试图请他把每天到的我们班的信件分发给我。“不行呀，新同学，不行呀，你难道不知道学校的规定吗？”独眼收发员像摇拨浪鼓似的摇晃着他的脑袋说。我放进他衣兜里的那盒烟他装作浑然不觉收下了，而我却不敢声张，校规规定学生是绝对不允许抽烟的。好在那是一盒只有两毛一分钱的葡萄牌香烟。

我踉踉地朝那里走去，校园这会儿寂静得有点儿可爱，我稍稍放松了一下摆动了一上午的手臂和有点儿麻木的大腿，只是头

上的烈日烤得我这张已经晒黑的脸腮有点儿轻微的灼痛。

门开着。那个独眼收发员果然手忙脚乱地在里面分发着。做这样的工作，对他来讲真是一件遭罪的活计。他尽力睁圆一只右眼珠，另一只左眼不时地翻白着，露出的白眼珠像一只劣质卫生球生硬无光。在我们家乡把有这样一只眼睛的人叫“驴马眼”。此刻，驴马眼脚下堆着厚厚一堆小山一样的信件，他大概有两三天没有分发了吧。谁知道这里面有没有我们急切盼望的信件呢？

“簸箕山……学校。看来这是一封弄错了的信，得退回去了。”

驴马眼对手里一封字迹潦草且没有注明详细校名的信件产生了疑问，嘴里不由得喃喃自语道。在我们这里除了警校，还有一所商业学校。

我扫了一眼那天蓝色的信封，收信人的名字让我辨认出来了。这个人的名字我好像在新生榜上见到过。

“是投寄到这里来的，邮递员没有弄错。”

驴马眼听了，抬起那只独眼望着我——

“你能肯定收信人是我们警校的学生吗？”

“没错，这个叫徐连业的人是三班的。”

驴马眼犹犹豫豫放下了手里“地址不详退回”的收发印章，让我在他的一个本子上签了字。这是一封挂号信。而后，他又破例恩准我爬到那堆信堆前找起我班的信来。我想他是想尽快把信分完，好躺到铁皮信箱墙隔着的后面那张舒适的木床上睡个午觉。

我从收发室走出来时，胸前已抱起厚厚一堆信件、报纸和杂志，简直像个大肚子孕妇。我想同学们见了我这个样子一定会大

吃一惊的。

果然刚刚走到宿舍里的楼梯口前，他们就一窝蜂地蹿上来，把我怀里的一抱东西抢光了。他们手脚轻灵又无声溜回去的身影，简直就像一群躲在树后伺机偷袭的长臂猿。我满足地笑了。

这个中午剩下的事情就是大家躲在宿舍里读信了。外面的燥热依旧，有几只老家贼（麻雀）躲在楼顶屋檐下的阴凉处久久不肯飞走。我们寝室里住着七个人，除了两个家在市内的新生，差不多人人都得到了两三封信。达一奇又收到了一张汇款单，入学不到两个月，他已两次收到家里的汇款了。这真是件叫我们羡慕的事情。我躺在靠窗户的上铺床上，先拆开了家里的来信。

索林吾儿：

见字如面。你八月二十日的来信家中已收到了，勿念。此后给你写过两封信，都没收到你的回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去信有几个问题望你回信答复。

一是你来信索要的布票家里已给你邮去了，你收到没有？还了人家没有？你们学校为什么要搞规格化买统一的白床单呢？

二是家中大人对你生活费状况不太清楚，你们学校每月给你发多少助学金？

三是你的胃病要注意饮食，并要抓紧治疗；粮票如果不够可以马上写信来，咱家现在有八十斤粮票是给你和久林准备的。看来你大哥是用不着了，他来信说他们那里学校伙食好得很，天天吃白面馒头呢。

四是你三弟明年准备报考中师学校，因为其他中专

学校招收面太广，况且林业子弟只准许报考林校。中师招收应届初中毕业生，要求是吃商品粮的。报什么好，现在全家也未定下来，你看怎么办好呢？

父 示

××年×月×日

第二封信我一看信封下面写的地址“宝泉岭农业机械化专科学校”，就知道是大哥久林来的信。他也是今年刚被录取到那所学校的，先我一个月去了那里报到。我撕开了他的信：

索林弟：

你好！

收到你的来信非常高兴！当从家人那里得知你被公安学校录取了时，我的心情就非常激动，真想马上写信给你，然而因为地址不清的关系，使我急不可待一直等到现在。此时此刻，满腹的话语从何谈起呢？

索林弟，对于你第一年参加招考就能被录取，老实说我们（我本人、家中父母、弟妹）都是没有想到的，尤其是听说你将成为一名公安战士时，当时的心情更是无法形容的。我相信这种心情不亚于你本人在正式接到警校录取通知书时的心情，因为这既是你的光荣又是我们的光荣，这我怎能不高兴呢？这个机会真是千载难逢啊，这为你今后的人生道路铺设了一块光彩的基石……

请来信告诉我你们所学的课程吧。另外，我把我们

这学期开的课程告诉你一下。我们学校第一年开设的课程有高等数学、高等物理、动力学、制图及英语。你知道我对数学和物理有兴趣。我会好好学的，我的理想是将来做个工程师。而你呢，索林，我记得我们以前好像谈论过……不过做一名公安战士是一件更光荣的事，而且更实际些。

好啦，由于时间关系，加之心情激动，使我有许多话要说，但又不知说什么好，先说到这里吧。快来信谈谈你们那里的情况吧。

此致

敬礼！

兄：久林

××年×月××日

我放下了信，头向墙里转去，微微叹息了一口气。该向他回信说些什么呢？难道向他说我们每天踢正步踢得腿发木，还是向他说我们摔倒功摔得胳膊生疼，有的人胳膊都摔骨折了？我们二班的一位同学至今还躺在医院里呢。这就是我们每天要学的课程，入学五周来我们仅仅开设了这样三门课程：队列、走正步、擒拿格斗。

睡在我下铺的乔力又轻微地打起了呼噜，这个一心一意想上警校的家伙，似乎对这里的一切都很满意。我俩是从同一所林区中学考入警校的，都刚刚十九岁。

上铺床头挨着我的是黄立春，他是从乡下农村考上来的。除了他妹妹和家里的果园，他什么也不想。为了他能考学，他妹妹

初中没读完就退学在家干活了。每天晚上临睡前，我俩总是头挨头睡的，可是到了第二天早上，我的头上变成了一双臭烘烘的脚丫子。我开玩笑地对他说：“黄立春，你怕我夜里谋害了你吗？”他有些歉意地对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掉过去的。”更加倒霉的是他的下铺，黄立春每晚临睡前都有坐在床上搓脚丫子的习惯，这样搓下的泥球有时就要掉到下面那个人的脖颈里甚至嘴里。“如果不是看在你是我的老乡分上，我一定会揍扁你的鼻子。”大个子冯炳义从床上坐起来嘟囔道。冯炳义是我们寝室年龄最大的，二十二岁。他在考入警校前曾做过铁匠，他一顿可以吃掉五个馒头，还说刚刚吃了个半饱。他虽生得膀大腰圆，可心挺细。他是我们寝室长。他家住的市郊那个县的镇子据说和黄立春家住的村子相距有八十多里路，不过总归是一个县的。

睡在我对面铁床上铺的是苏克，人生得白白瘦瘦的，戴着一副二百度的近视眼镜。他报到那天把高中数、理、化课本都带来了，他还梦想着考大学。今年高考他考得离大学录取分数线只差了五分，真是件叫人遗憾的事情。他在我们几个中间年龄最小，只有十七岁。此刻，他正安静地躺在医院里。

苏克的下铺是达一奇，他是外省一座大城市里来的，与我们似乎格格不入。他很会保养自己，每天早上起来都为自己冲上一杯麦乳精或奶粉什么的。他总有办法躲开学生会干部的目光，一个人钻到校外的小饭馆里去。

靠门边铁床下铺是班长。班长和我们同岁，也是应届高中毕业生。他是个有思想、心地善良的人。我们屋子里只有他和苏克是本市人，可是在他眼里从没见过瞧不起我们几个山里人和乡下

人的神色。入寝室的第一天，他第一个把行李放在了靠门口边上的下铺上，这是一个谁也不愿意睡的位置，夜里谁起夜都会惊动他，而冬天还会从走廊里灌进来刺骨的寒风，会叫人吃不消的。

别的寝室都是八个人，我们寝室本来还应该有一个新生来报到的，可是过了不久，区队长就把他的名字从铁床头上揭去了。“他不来了，每年都有这样的胆小鬼。”他嘟囔着说。我们听了心里黯然，谁愿意到这里来吃苦呢？我和乔力试图把我们那两只笨重的红松木箱子放到那张空床上去，刚刚放上去的第一天就被区队长命令拿掉了，“你们不懂得内务条令吗？”林宝臣瞪着眼珠训斥我们道。

糟糕的是我们的愿望没有实现，这张空位反倒被林宝臣利用了起来。他常常神出鬼没地睡到我们中间来。学校规定区队长每周轮流在宿舍值班室住宿。可是他往往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候（不该他值班的日子）半夜睡到这张床上来。“你们会习惯的。”他喝得脸色微红，笑咪咪地对流露着怯生生眼神的我们说。那样子很像一只老谋深算的猫，对一群战战兢兢的耗子玩赏着。这件事的结果是我们寝室改掉了两个人的毛病，一个是夜里乔力的呼噜声消失了，再一个是黄立春掉头的毛病改掉了。有一天夜里，黄立春重重地从床上摔了下来，半夜里他睁开眼睛时，看见床前立着一个黑乎乎的人影，他一下子惊吓得翻了白眼。这件事弄得我们大家都很紧张。我神经衰弱的毛病也犯了，只要他住在寝室里，我常常要陪他俩失眠到天亮。

.....

下午集合的铃声响了。我们无精打采地朝操场上走去。远远

地，我们看到泛着热浪的操场上，一个皮肤黑黑的人影已早早站立在那里了。这就是私下里被我们称作“黑瘟神”的林宝臣。从他那熟悉的严厉眼神里我们读出，他是不会轻易放过周末下午这两个小时操练的。

我们紧张起来，小跑着集拢了过去。

每周星期六下午三点半到吃晚饭前这段时间是自由活动时间。我们甚至可以离开学校到小镇上去逛逛了，到商店、邮局里买些需要的小玩意儿和邮寄一下信件。而家住在市内的学生则在整理好内务后，向区队长报告一声，就可以回家过星期天了。望着他们一个个离去的身影，我们心里总是有些空落落的，这就是新生的“思家症”。

宿舍里，我和乔力坐在床头桌前写信。黄立春坐在床上缝他的一件旧衬裤，从那条旧衬裤缝里不时挤出一些小动物来，听到轻微的“咯嘣”响声，我们厌恶地皱皱眉头。这大概是这个乡下人的“传统”，无论他洗得多么干净，总会有小动物从衬裤缝里溜出来。

达一奇对着镜子在梳理他那一头微微卷曲的淡黄色头发，他那份让我们好奇的西服已换在身上了（周末出校园允许不着警服）。这个家伙，上午刚收到汇款，看来有些等不及了。

“这么说，你晚饭是不打算在学校吃啦？”

黄立春目光警觉地盯着他问。

“是的，你以为我愿意让他们当一头猪来喂吗？”

“你订的饭菜呢？”

黄立春放下手头的衬裤。

“随他们倒掉喂猪好啦。”达一奇一摆脑袋。

学校食堂是这样规定的，每个学生必须在头一天订好第二天要吃的饭菜。如果发现有谁订好的饭菜不吃被倒掉就要被扣分（助学金）。因此在外面吃饭被发觉是受双倍损失的。达一奇早就对学校这项规定有些恼火了。而黄立春巴不得有这项规定呢，此刻他迅速地眨巴了一下小眼睛说：“我会替你解决这件事情的。”

黄立春为了省钱，有时只订半份饭。常常听到他肚子里饿得发出的“咕咕”叫声。如果有谁因故不能去吃饭，黄立春就会挤到窗口对那个掌勺的炊事员说：“我替他打了。”这样，他就得到了双份饭。瞅着他饿瘪的肚子吃得像臭虫一样溜圆，一些同学就会讥笑他：“你这头上食的猪。”

我和乔力走出校园，向苹果园邮政所走去。多么温馨的名字啊，自从我们到了这里以后这是唯一让我们感到亲切的去处。邮政所下午四点钟下班，可是那个像妈妈一样慈祥、可爱的四十多岁的女邮政员会等着我们的，一直等到四点半以后才会下班关门的。

去邮政所路过一片果园，果园四周被土篱笆墙圈着。果树枝头上的苹果已经半红了，透着一种迷人的诱惑。刚入校时，曾有两个新生跳进去偷摘苹果，被果园主人抓到后告到学校去，以后再也没有人这样做了。这使我想起一件往事来。那会儿我还小，有五六岁的样子，那年秋天，家里修火炕，妈妈带我和久林晚上到小镇的商店办公室去睡一晚。妈妈当时还是小镇商店里的店员，父亲是那里的会计。商店里当天卸了一批苹果，有几筐就堆放在那间屋子里了。从筐子里散发出来的苹果清香味，闻得我和久林无法睡着觉了。等母亲睡下后，我俩偷偷溜下床去，到筐里一人摸了一只苹果出来，蹲在地下“咯吱咯吱”吃了起来。一定

是我们的咀嚼声惊醒了母亲。母亲拉亮了灯，我俩的样子一定像两只偷吃东西的老鼠瞪着惊吓的目光，刚想把苹果藏到背后去。但是已经晚了，母亲走下地来看了我们一眼，拍拍我们的头轻声说：“吃吧，吃吧，吃完了快去睡觉。”第二天父亲得知了这件事向母亲大发雷霆。尽管母亲说她已向商店里交了这两只苹果的钱，并向那个商店主任做了检讨，可是一向胆小怕事、规规矩矩的父亲还是怕因为这件事在工作上受到什么牵连。而我和久林则在很长的日子里为这次偷吃苹果替母亲难过。

走过这片苹果园林，就看到了露出了的那幢邮政所的红砖房，此刻红晕晕的夕阳把余晖涂在漂亮的红瓦上和干净得能照人的窗户上。

“孩子们，孩子们，请你们不要拥挤，我会一个一个都给你们办理完的。”

屋里果然挤满了人，都是我们警校的学生，急切的叫嚷声、汗酸味充塞了这间光线暗淡的小屋。谁也不肯谦让，好像大家是在车站里等着验完票后赶火车回家去，晚了怕登不上火车。有几个班级的班干部也不例外。

“瞧瞧你们这些孩子……”女邮政员无可奈何地摇摇头。看来她今天得工作到更晚了。

从邮政所出来，看看时间还早，我们向校园东边岗坡一片野地里溜达过去。一阵凉风吹来，将土路两边果园里的苹果树枝叶吹得拂动起来，“哗哗啦啦”微微轻响……

“为什么叫簸箕山呢，这里也没有山呀？”乔力眼睛瞅着远处说。

放眼望去，方圆几十里开阔地带，除了东面一处高岗草坡地

和西面的一片果树林外，四周全是平坦的庄稼地，玉米已长得齐腰高了。田野地头稀稀落落歪长着几棵柳树和粗细不一的杨树。而在我们的家乡则有着茂密的红松树林。这个季节松塔（一种红松果实）快下来了吧。我似乎嗅到了一股松仁的清香味哩。

我们在一面斜坡草地上停下了脚步。在我们脚下伸展着一片盛开着小黄花、小蓝花的盐碱草地。青草摇摆着成熟的散穗花絮，白蝴蝶、黄蝴蝶翩翩翻飞，飘浮在残夏那柔和的暖风上面。我和乔力摘下了大盖帽，脱掉了军胶鞋，把它们放在身边，我们躺了下来。这傍晚温和的风拂弄着我们的头发，也拂弄着我们的语言和思想。

“彭国艳来信了吧？”我嘴里嚼着一根青涩的草棍，眼睛望着天空，这样随意问道。

“是的，她来信了……”乔力极力掩饰着什么，他脸红了。

彭国艳和我、乔力是高中的同学。她是我们班上的班花，当着文娱宣传委员兼语文课代表。她常常把腿上的涤卡裤子裤线压得像刀切似的笔直。新流行款式的衣服总是在她身上最先穿起来。彭国艳和乔力在高二时就谈起了恋爱，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她报的是中文系吗？”

“是的，汉语言文学专业。”

我心头掠过一丝嫉妒。彭国艳曾经抄过我的作文。我是幻想过当一名作家的，这都是读高中时受那个常向报刊投点小稿的语文老师影响。这位语文老师是北师大毕业“下放”到我们林业局来的，我的每篇作文差不多都被他拿来当范文在班上朗读。在我家靠北墙那张老式的桌抽屉里，至今还珍藏着我那时写的一些诗

稿。我们地区林业局今年只考上了三名大学生，除了应届的毕业生彭国艳、蒋旭外，往届毕业生就只有我哥哥了。而我的哥哥连续在家复习报考了三年才考上，要是让我再复习一年又会怎么样呢？

“……不过，这件事是绝对不能叫校方知道的。”乔力突然神色严肃起来，紧张地抬起头来叮嘱了我一句。

我点点头，说：“我会注意的。”

警校最严厉的处罚一个是打架，一个是谈恋爱。

想到校规，我们心情有点儿压抑沉闷。

一阵哨音从校园那边传过来。我看了一眼腕上的手表，学校开晚饭了。我俩站起身来，朝学校里走去。

晚饭吃的是包子，这在学校是破天荒的事，尽管是猪油渣儿（猪板油烤过的油滋啦）拌的大头菜馅，可还是让我们人人感到了满意，味道香极了。

吃过晚饭一回到宿舍，黄立春就跟进来。他手里拿着一个包子，嘴里吞咽着另一个包子，鼓着腮帮子，有些结巴说：“他、他走啦……”

我们已经知道他说的是谁，仍故作镇定、不动声色地问道：“什么时候？”

“晚饭前……我亲眼看见他坐上回城里的通勤车离开学校了。”黄立春结结巴巴地说道，他已经开始消灭另一只包子了。

“看来我们明天会过个像样的星期天了。”冯炳义思索着说道。

“我想是这个样子的。”黄立春赞同道。

我们随意地往床上躺去，再也不用担心他会突然推门闯进来